濯纓集

人

濯纓先生文集附錄目錄

記實

神道碑銘

紫溪書院重刱文

紫溪書院請 額疏

禮曹回 啓

賜額文

春秋享祝文

祭文

戊午史禍事蹟

世系
節孝先生孝門銘跋
三足堂先生遺稿
卷之七
請諡疏
再疏
吏曹啓
三大臣獻議
吏曹覆啓
諡狀

記實

先生以 皇明天順甲申降焉卽我 世祖十年也
年十七聞佔畢齋金先生宗直丁憂在密陽乃往從
之得聞為學之方 成化癸卯丁外憂丙午中生員
進士其年十月登第丁未為晉州學時仲兄驥孫乞
養昌寧 先生每自晉往來省母戊申秋 先生以
病辭晉學還請道已酉冬以非罪幽金寧未幾蒙
恩得赦尋被召以遼東質正官赴京師是時在烏蠻
館脫所穿衣換得周旺所蔵古畫十四幅辛亥元正
又朝京（是時見周給程愈又得小學）書是年夏以龍驤司正校讐綱

目壬子秋遭仲兄喪有祭文是秋又聞佔畢訃以兄喪不得往哭有挽原方急鱣堂莫及之文癸丑春奉旨願諭本道是年各秋在讀書堂有餘力學琴之語丙辰三月丁內艱戊午仲夏外除是時燕山亂政史獄大起 先生戮于市是年七月十七日也同時騈首死者有四人權五福權景裕李穆許磐 先生之伯兄提學公諱駿孫及提學公之子三足堂諱大有亦以 先生之故俱配湖南遠 中廟登極得釋 先生兄弟三人並仕清顯而仲兄早歲無箕裘 先生身後亦寂寞焉善人報施之理安在而獨提學

公後 先生卒三足堂賢而有文曹南冥許以蓋世
之雄 先生娶禮安金氏參奉尾孫之女金居湖西
木川地故 先生常往來或遊息及卒夫人因居木
以終墓於縣東十五里許觀先賢墳墓錄則曰金駙
孫墓在清道郡西水也峴清道本 先生之桑梓而
松楸亦在此焉 先生身居海外之徧荒志慕中華
之君子上自程朱下至金許常恨不同時而不相見
又念當今賢士之在中國者思有以一見而到京之
後果得二人一則好道之程愈一則博學之周銓聞
有李東陽者文望高世欲介周一拜而歸期已迫未

能也他日送人赴京傳致不忘之意於二人爲其好
賢樂善之識出尋常萬萬而所謂天下之善士斯友
天下之善士者其近之矣朱先生小學書行於我
東久矣而至於程愈集說則初未聞也 先生之入
京也程愈贈集說 先生以爲是范子勸橫渠學中
庸之意而持以東還刊布國中集說之行於東方盖
自此始而學者之所賴者爲如何哉前後赴京行色
蕭然槖橐所有盡買經籍 先生在書堂也 上賜
四十八詠使之和進 先生遂跋文以獻盖所謂四
十八詠即詠四十八種花卉也 先生姑舍花卉之

鮮明推廣物理之無窮因此者後以小喻大或進君德或言治道戒以翫物喪志勸以手敎達順此實陳善閉邪因事納忠之意而亦觀他一箇大胷襟包得許多也

黃朽淺宗海撰

神道碑銘

燕山世戊午史禍至今談者必曰濯纓金先生爲之首先生天固生之也亂生而又殺之天曷故焉意先生文章節義迫隘宇宙兼褊之所不能容則先生可幾及乎蓋先生爲史官嘗取其師佔畢金公弔義帝文載國史又於史直書李克墩醜行

克墩掌史事見而銜之遂引諸不逞並持義帝文曰
是不敢作是不敢書俱大逆遂搆禍畢公禍其屍
先生亦身棄東市為世大戒豈不悲哉然 先生之
死固已動神明而激耳目矣 中廟踐王首洗冤
枉褒寵赫然 顯廟朝儒臣又白其事實特擧貤典
士大夫誦慕如日星江漢不可將及而彼鼓掌相慶
自快私意者已皆為螟螣為孤蠱見誅於無窮嗚呼
非天意詎至此乎 先生金海人諱馹孫字季雲為
文章下筆千百言奔放雄博讀者皆呿舌華人目之
曰此韓子也少從佔畢公學又與金文敬鄭文獻友

善常伉厲奮發有遠大之慕 成化丙午魁生員並
中進士第二冬又闡大科自翰苑歷華盛卒官吏曹
正郎間爲養補晉州學以質正官赴京師已又 賜
暇湖堂選肄綱目校讎歷聲譽出等夷諸名公皆折
節相下奸黨已多側目者及禍作一時士流坐 先
生鉤黨死徙殆盡 先生死時年三十五所著詩文
經禍散佚只若干卷行于世曾祖諱滑縣監祖節孝
先生諱克一不仕丧親廬墓誠感猛獸事在郡誌中
是生執義孟執義公生三子伯驥孫仲驥孫並登一
榜仲先夭伯官直提學 先生其季也娶禮安金氏

叅奉尾孫女無嗣直學公有子大有號三足堂經術
才行大爲静菴諸賢所奬擧賢良科拜正言至北門
變起廢斥没世嗚呼小人之不懲前禍又何甚也學
者即　先生所居清道郡爲建祠並與節孝三足二
公而享祀之三世俎豆于光有耀　先生之道豈無
所来而亦無所傳哉雖　先生與三足公其世俱不
幸而報施之必於後者非在斯歟　先生葬在本郡
上北先墓側歳久無顯刻過者皆齎咨太息令　上
乙巳尹君鳳九宰是邑慨然曰是余之責遂與邑士
謀將伐石樹經觀察使俞公拓基亦樂聞而相其役

後人之為 先生寄慕者至此而益無憾矣愈窮愈

先生秉直觸邪不攝不撓雖其心百死靡悔而只

是畢齋之文意義有不可知者 先生又必載之史

乘何也此不免後來之起疑也抑其間自有權度非

淺識所可論歟惜不及 先生之世而講質也尤菴

宋文正嘗論此曰豈宜寂微辭非聖人達權則不可

法而秉史筆者惟直是職歟噫此可謂知 先生微

意而為後世之亮夫也歟嗚呼此不可與不知者道

也銘曰桑梓翳然是維 先生之宅里丈五 先生

是埋數架 先生是祀巍巍乎道之山湯湯乎道之

水將 先生與俱永存兮其死也異乎人之死

弘文提學尹公鳳朝撰退漁金公鎭商書觀察

使俞公拓基篆

紫溪書院重刱文 詠歸樓

山川鍾氣最清秀於島嶺以南院宇妥靈久荒廢於鰲山之北斯樓之壞行路所嗟猗玆三賢俎豆之祠認是一家桑梓之址以孫配祖以姪配叔世世行誼之相傳如芝有根如醴有源赫赫事蹟之並耀恭惟鄭孝公吮母之疽嘗父之糞感猛獸於六年墓廬贈爵其孝語旌孝其閭炳華衮於三綱行實蓋其裕後也久所以光前者多曰若 濯纓公山斗高名文章

餘事魁生員而並貫進士試又大闡於數月之間自
翰林而仍兼讀書堂蔚時望於六曹之首學有所受
講名教於佔畢齋師門行無或虧勉道義於文敬公
朋輩史禍作而身棄東市慘矣何言逮索講而刑及
重泉誰或得免士類莫不哽咽國人爲之悲憐噫生
世三十五齡寃化碧血然垂名百千萬代誣洗冊書
至如 三足堂世稱直提學肖見名入賢良科別薦
材行之高經學之邃早能見幾卽署之御諫院之官
皆不就召此誠高人數等超然謝世幾年抱經濟而
徒事沉冥盖自北門作變之日托漁樵而惟意放達

終修東壁贈職之恩常資家庭間見聞不愧巳卯名
賢之錄自任湖海上埋沒可想君子操守之心瞻一
區有賜額之院祠而三世並薦腥之享祀為其貽為
其穆所謂一體祭同有是祖有是孫乃以三足堂繼
明靈精魄應團聚於香火之場餘韻遺風久薰襲於
襟紳之士烈有存者德不孤焉歸然詠歸之樓久為
依仰之所杖屨之舊跡斯在門如靈光之存冠童之
春服既成時有舞雩之趣祗緣星霜之屢閱未免風
雨之所頹摧椽拷榱任日壞而月毁破瓦危礎奈東
覆而西頹遠近瞻聆孰不長吁而慨歎前後守宰皆

欲重修而仍循迫庸陋莅玆道州伊經紀謀及院任
要多士之協力先出畧干之財冀大事之告成豈顧
些小之弊四山之材斫取多煩民丁一舍之地運輸
得無憎怨何幸土木之功訖了獲見簷甍之翬翼然
登臨高樓山勢宛其鳳舞俛仰遺址墓道隅於牛鳴
當戊午伏斧之刑川忽變其赤色逮先朝揭院之額
名肇錫以紫溪蓋此鄉婦孺咸悲故至冤天日俯燭
愧駑質忝院長之責豈堪事力之日煩顧鳩聚畢樓
役之工實賴神明之陰助自今伊始庶地靈之呵不
祥雖舊維新蓋天時之如有待廟貌於焉肅々士林

于以欣〻歌矜斯詠矜斯入門有依歸之地毀如彼
成如彼憑樓多感慨之懷書庸識之縱廝荒蕪鬼所
瞰也可察嚮慕

郡守兼院〻長金履健撰

紫溪書院請額疏

伏以爲國之先務莫重於崇德尊賢而尊賢之道亦莫大於褒隆節行夫然後倫紀以之而不墜道義以之而益明此固我 祖宗維持世教之要道而實今日國脉之所關也臣等竊惟故儒臣金克一乃本郡士人也幼有至性事親極孝生養死哀之盡其誠皆人所不可及母疽吮血父病嘗糞前後丁憂廬于墓側晨夕號哭若在始殯迄六年如一日蓋誠感異類至有虎馴之異事聞 光廟特命旌閭事載三綱行實克一一自親歿絶意世事潛心性理之學行誼日

彰鄉鄭宗黨無不薰其德而化其行及卒鄉人相與私謚曰節孝先正臣金宗直嘗稱其純孝實行可與曾參黔婁頡頏千載則若克一可謂盡人倫之至行樹風聲於百代者也至其孫吏曹正郎臣駉孫則文章氣節卓冠今古正色立朝期回世道而遭時不祥齎志就藏至今言戊午之禍者莫不潛涕先賢臣南孝溫嘗稱其希世之才廟堂之器論議之正識見之卓至比之於青天白日先賢臣曹植亦嘗曰濯纓生有凌霜之節死有通天之寃濯纓卽駉孫號也觀此兩賢臣之言而駉孫之資禀節行亦可見矣至其曾

孫司諫院正言臣大有孝友出天學問淵博器宇超
凡識度明亮當 中廟改玉之初特拜司導寺直長
旋擢賢良科召以諫官輒辭不就後守恭原治化大
著邑人稱其神明及北門禍起盡收其官職科第退
居家食十有七年及 仁廟末命始復其科 明廟
初載屢降 召旨而大有固窮自守樂而終年當時
論大有者皆許以經濟之才而曹植又言其辦局宏
深勿勿乎其仁言論激昂倜倜乎其義容容大雅討
論經史之弘儒佗佗偉表射御不違之豪士好善而
獨善弘濟而自濟至謂之遯世旡悶則儒先稱美之

盛未有過於此者三臣者之純行懿德世躋其美貞
操偉節激揚頹波見頌當時爲法後世則真所謂卓
行之君子斯文之碩儒也遺風餘教愈久愈彰舉邑
士子景仰尊慕糾合同志刱立享祠上以爲三賢妥
靈之所下以爲多士矜式之地者于今百有餘載而
因循歲月未及 上請尚無 恩錫之額以盡尊奬
之道則斯豈非 國家之闕典而儒林之欠事也洪
惟我 主上殿下體 祖宗之弘訓念培養之要道
凡係斯文褒隆備至所在儒先之祠次第施額以示
崇典臣等聞風遐逹鼓舞欣躍裹足千里號籲於

四聰之下伏願 殿下特命有司錫以嘉名俾列常
祠之典以慰多士之望則斯文不勝幸甚臣等無任
瞻天望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儒生李光鼎疏首 進士金錫胄製疏

禮曹回 啓（判書尹絳 參判宋俊吉 參議洪復陽 正郞金壽興）

向前金克一誠孝卓異行誼彰聞事載三綱行實更
無容議於其間是白乎旀其孫馹孫之文章氣節近
古以來未有其儔比之靑天白日果有前賢之言是
白乎旀其曾孫大有亦以孝友學問表著一時三代
名人相繼以出至今言者莫不欽尚是白在果近因

諸處紛紜陳請不可每每輕許而外方書院之弊亦
不可不慮是白乎矣當此崇賢之日獨未蒙 宣額
之典多士之有所希望實非過濫之事亦不可一切
防塞該曹有難擅便 上裁何如啓 特爲賜額庚
子六月初十日大提學李一相次知

賜額文

辛丑四月日

國王遣臣左承旨洪處亮諭祭于贈執義金克一贈
都承旨金馹孫贈應教金大有之靈士有百行孝爲
之源孰無良能鮮克恒存太上曰德次之立言世罕

兼有今出一門節孝倡業先立本根子職是恭秉彝
之敦志物之養無愧參元嘗痢之誠黙妻並論泣血
廬墓徒步晨昏行感神明化及雞豚猛獸且格來衛
邱原有儼棹楔表旌厥村莫如齒德是謂達尊遺
於三貽厥後昆卓矣吏部妙歲騰騫發軔師門負笈
詞垣奇才博學衆口同喧蔚為國器夏瑚魯璠趨義
之勇有過黜責史筆媒殃孰察戴盆禍慘東市千載
之寃志士與嗟哀淚均痕正氣不泯撑柱乾坤薇垣
趾美既直而溫鄉黨咸推寔先揀掄束帛之聘有貢
邱園賢良策士善類是援與奪尊何預時有亨屯彭澤

歸田邑民攀轅優遊水邱三足名軒沉冥韜晦騶召
徒煩樂在自適誓不素飱遺躅尚在鄭鄉謝墩緬仰
三賢建宇山樊春秋俎豆章甫來奔一堂昭穆叔姪
君孫蒇修有所多士欣欣曠世興思頑人不讓錫以
嘉額侑以椒樽享祀攸同永妥精魂

工曹參議李殷相製進

春秋享祝文

節孝金先生

至誠動天異類來徵教洽家庭永錫孫曾

濯纓金先生

行峻言厲身危道隆鄉邦百代永懍高風

三足堂金先生

內蘊經濟外事沉冥桑梓千秋仰止儀刑

寒岡鄭先生撰

祭文

恭惟先生宇宙之氣漢唐之文早遊先進畢齋之門觀善寒老天倫三足平生講磨惟義是服北學漢師聲譽廬前拔之遐陬進秉史權非昧諱尊只切激仰自附書法竟罹世網父子師生禍酷幽明憐之至今欲言涕零念彼佔老旣仕 當宁弔義一篇抑獨何

據實是無心先生筆之既講函丈寧或不知義精之地論議難到人心所存實理斯竅事關 本朝孰敢明言雖不敢言莫不爲寃義固不憮道豈終亨梟誣贈秩既侈哀榮享院頒額亦備 恩典蓋百年後公議益見文章節行余素心慕吏守桑鄉若朝暮遇撫古傷今來拜于墓琵山西嶼紫水東咽徘徊歲暮物色悽瑟齋心肅𨓏敢薦明酌精靈髣彿庶幾來格

屛溪尹先生撰

戊午史禍事蹟

弘治戊午燕山四年七月十七日傳教金宗直草茅賤士

世宗朝登第 成宗朝擢置經筵久在侍從之地官至刑曹判書寵恩傾朝及其病退 成宗猶使所在官特賜米穀以終其年今其弟子金馹孫所修史草內以不道之言誣錄 先王朝事又載其師宗直弔義帝文其辭曰丁丑十月日余自密城道京山宿踏溪驛夢有神人被七章之服頎然而來自言楚懷王孫心為西楚霸王項籍所弒沉之郴江因忽不見余覺之愕然曰懷王南楚之人也余則東夷之人也地之相距不啻萬有餘里世之先後亦千有餘載來感于夢寐玆何祥也且考之史無投江之語豈羽使人

衮擊而投其尸于水歟是未可知也遂爲文以弔之
惟天賦物則以予人兮孰不知其尊四大與五常匪
華豐而夷嗇兮曷古有而今亾故吾夷人又後千祀
兮恭弔楚之懷王昔祖龍之弄牙角兮四海之波殷
爲羸雖鱣鮪鰍鯢曷自保兮思網漏而營營時六國
之遺祚兮沉淪播越僅媲夫編氓梁也南國之將種
兮踵魚狐而起事求得王以從民望兮存熊繹於不
祀握乾符而面陽兮天下固無尊於芉氏遣長者以
入關兮亦有足睹其仁義羊狠狼貪擅夷冠軍兮胡
不收以膏齊斧嗚呼勢有大不肰者吾於王而益懼

爲醯醋於返篋兮果天運之蹠戾郴之山磝以觸天
兮景晻曖而向晏郴之水流以日夜兮波溶泆而不
返天長地久恨其曷旣兮䰟至今猶飄蕩余之心貫
于金石兮王忽臨乎夢想循紫陽之老筆兮思陳蟫
以欽欽擧雲罍以酹地兮冀英靈之來歆云其曰祖
龍之弄牙角者祖龍始皇也宗直以始皇比　世廟
其曰求得王以從民望兮者王楚懷王孫心初項梁
欲誅秦求孫心以爲義帝宗直以義帝比　魯山其
曰羊狠狼貪擅夷冠軍兮者宗直以羊狠狼貪指
世廟擅夷冠軍指　世廟誅金宗瑞其曰胡不收以

膏齊斧者宗直指　魯山胡不收　世廟云云其曰
爲醢醢於反噬兮者宗直謂　魯山不收　世廟反
爲　世廟醢醢云云其曰循紫陽之老筆兮思墮蜳
以欽欽者宗直以朱子自處其心作此賦以擬綱目
之筆駟孫贊其文曰以寓忠憤念我　世祖大王當
國家危疑之際奸臣謀亂禍機垂發誅除逆徒宗社
危而復安子孫相繼以至于今功業巍巍德冠百王
不意宗直與其門徒譏議聖德至使駟孫誣書於史
豈一朝一夕之故陰蓄不臣之心而歷事三朝予今
思之不覺慘懼其議刑以啓七月二十七日頒赦

教曰恭惟我 世祖惠莊大王以神武之資當國家危疑羣奸盤據之際沉幾睿斷戡定禍亂天命人心自有攸屬聖德神功卓冠百王增光 祖宗艱大之業貽厥子孫燕翼之謀繼繼承承式至今休不意奸臣金宗直包藏禍心陰結黨類欲售兇謀爲日久矣假托項籍弑義帝之事形諸文字詆毁 先王滔天之惡罪在不赦論以大逆剖棺斬屍其徒金馹孫權五福權景裕朋姦黨惡同聲相濟稱美其文以爲忠憤所激書諸史草欲垂不朽其罪與宗直同科並令凌遲處死馹孫又與李穆許磐姜謙等誣飾 先王

所無之事傳相告語筆之於史李穆許磐並皆處斬
姜謙決杖一百籍沒家産極邊爲奴表沿沫洪瀚鄭
汝昌茂豐副正揔等罪犯亂言姜景叙李守恭鄭希
良鄭承祖等知亂言而不告並決杖一百流三千里
李宗準崔溥李黿李胄金宏弼朴漢柱任熙載康伯
珍李繼孟姜渾俱以宗直門徒結爲朋黨互相稱譽
或譏議國政謗訕時事熙載決杖一百李胄決杖一
百極邊附處宗準崔溥李黿宏弼漢柱伯珍繼孟姜
渾等並決杖八十遠方附處而流人等並定烽燧庭
爐干之役修史官等見馹孫等史草而不卽啓魚世

諫李克墩柳洵尹孝孫等罷職洪貴達趙益貞許琛
安琛等左遷隨其罪之輕重俱已處決謹將事由告
于 宗廟社稷顧余寡昧剪除姦黨戰懼之念旣深
而喜幸之心亦切肆於今七月二十七日昧爽以前
强竊盜及關係綱常外已決正未決正咸宥除之敢
以宥旨前事相告語者以其罪罪之於戲人臣無將
旣伏不道之罪雷雨作解宜霈惟新之恩故玆教示
想宜知悉云云

世系

始祖王諱首露 金氏系出金海國號駕洛漢光武

建武十八年壬寅三月駕洛九干我刀汝刀彼刀吾刀留水留天神天吾天神鬼等禊飲于水濱望見龜旨峯有異氣乃就視之有紫纓懸金榼自天而下開視之有六金卵圓如日輪奉置我刀家翌日九人咸會開榼六卵剖殼化爲六童子年可十五容皃奇偉歷十餘日身長九尺遂奉其始生者一人立爲主卽首露王也綿歷十世享國四百九十年至末王仇衡讓國於新羅

一世諱管　版圖判書

二世諱文淑　經德齋生

三世諱伉 都制庫判官
四世諱滑 義興縣監自金海始徙于清道
五世諱克一 號節孝先生幼有至性事親克孝事
聞旌閭佔畢齋金先生宗直撰孝門銘畧曰金官遠裔
乃有斯人髫齔秉誠白首維新參乎不愧婁也思
齊神物亦感來衛其棲云生六子健孟勇順勍鉉
六世諱健 文科郡守
孟 字子進生進文科司憲府執義 仁廟朝佐
理原從功臣 贈吏曹叅判兼經筵春秋館事有
禮部韻序行于世有墓誌睡軒權公撰有碑銘涵

虛亭洪公撰生三子駿孫驥孫駉孫
勇 文科翰林與烟村崔先生德之爲道義交著
犖約一斑錄
順 進士生三子伯堅仲堅叔堅伯仲兄弟皆爲
進士
翺 字子安蔭錄事
鉉 蔭進義
七世諱駿孫 字伯雲號東窓進士成化壬寅與弟
驥孫俱登謁聖科仲居魁伯居第二 上特命挑
上甲乙科丙午重試弘文館直提學戊午禍坐謫

湖南見燕山政亂社稷將危謀推戴 晉城大君傳檄京師畧曰
嗣王暴虐無道父主後宮杖而殺之翁主王子流而殛之臺諫之言竄之誅之戮辱大臣賊害忠良父子兄弟收司連坐甚於秦法發人之塚禍及枯骸寸斬之刑碎骨之辟此何等刑也奪人妻妾恣行淫慾破人廬舍以廣園囿 先王陵寢盡爲狐兎之場先聖祠宇變作熊虎之圈徵歛無藝民不聊生不特此也三年通喪忍斷其制父母忌日亦皆罷之彝倫已斁人道滅矣其他土木之役聲色

之好池臺遊畋之娛禽獸花竹之玩難以覼縷貫
罪浮於桀紂萬一大奸窺覦神器一朝遽起則易
姓之禍亦足可虞 成廟二十六年禮接卿士培
養忠義者正為今日也 晋城大君 成宗之親
子賢而有德中外屬望移書諸道約日聚京師公
卿百執事宜速推戴以扶 宗社之危云云朴元
宗柳順汀成希顔等啓 慈順王大妃放燕山于
喬桐奉 晋城大君卽位是為 中宗大王盡革
弊政放還投竄之人封公燕川生四子大有大壯
大畜大雅

驥孫 字仲雲號梅軒與弟濯纓公往從佔畢齋
學業大就壬寅與伯氏提學公俱登謁聖甲乙科
吏曹佐郎
馹孫 字季雲號濯纓年十七歲受學於佔畢齋
與金文敬公鄭文獻公爲道義之交丙午秋生員
第一進士第二冬捷中興策第二科歷翰苑 賜
暇湖堂校讎綱目吏曹正郎戊午被禍卽七月十
七日也時公年三十五是日所居前川血流三日
至 中廟朝復爵至 顯廟朝特宣 恩命乙巳
神道碑成禮曹叅判尹鳳朝撰副提學金鎭商書

觀察使俞拓基纂

八世諱大有 字天祐號三足堂進士己卯舉賢良科經術才行爲靜菴趙公南冥曹公所推奬至司諫院正言後宰茶原爲政三月男女分道不久棄歸築室雲門山愚淵上托興漁獵以終 贈弘文館應教

大壯 字正中蔭主簿監察 拜昌寧縣監不就伯氏三足堂令公奉濯纓祀生三子鏗鏘 墓在南原

大畜 字天保蔭縣監

大雅 字清叔

九世諱鏗 字通遠以幽逸 拜持平

銷 字聲遠蔭司果生子二 以三△ 墓在素原先墓下

十世諱致三 字一之號道淵進士屢薦齋郎不就築室雲門道淵上遊寒岡鄭先生之門與黙澗趙浚叅奉李重慶爲道義交而拒倭一疏行于世曰伏以方今天災之示譴人事之不臧所可言者非一而目前最急者待倭一事也今者倭使原信安持玄蘇平景直先聲來境上朝廷以爲雖人不可許入於都城只使宣慰於邊境廟堂之筭可謂得矣然臣之謬計以爲未得宜也以倭奴爲不共戴

天之讎則前日我 國之遣使非也家康革除平
氏復修舊好則鄰國之使拒而不納亦非也雖然
玄蘇景直則斷不可許入於京城也頃在乙巳年
間玄蘇義智等持珍禽駿馬貢獻於我 國請假
道入中國我 國以爲彼虜不足誅也只以鄰國
之道禮送之越在壬辰玄蘇義智引賊向道來戕
我邦其崩潰慘裂之禍亘古未有至於辱我二
陵汚我 宗廟者非玄蘇義智乎竆天之痛極地
之憤臣不忍言矣頃者廟謨失宜遣使倭國則彼
虜之遣使我 國以謝爲名者理所然矣我旣先

於賊賊之來我不可以拒之彼旣享於我使彼使守我不可以强之迎入都城可也許拜於 殿下之庭亦可也但關伯家康旣滅我讎欲與我講好而遣使必以我讎者其意安在景直者義智之子也玄蘇義智與 國臣民莫不欲食其肉況於殿下之心乎迎入都城許拜於 殿下之庭於義可忍乎臣聞入都城又將有吊祭之舉誠如是則先王在天之靈以 殿下爲何如而彼虜亦謂我國有人乎而況關伯旣曰我則朝鮮無讎而必以玄蘇景直爲使者豈其本心哉此必玄蘇景直之

自請爲使者也以我 國之讎而自請爲之使則
其兇狡叵測之計盖可想矣臣竊聞景信安聞我
國不許入於都城多有恐喝之言未知朝廷何辭
而塞之乎臣之妄計有一焉請修國書於關伯曰
爾國除我讎人重修篤好則爾國豈無可使之人
而必欲遣玄蘇義智之子乎玄蘇義智我 國有
不共戴天之讎而必以此輩爲使則是非輸平而
反辱我 國家也須遣他使然後當修兩國之好
以此爲辭則其辭嚴其義直彼將無辭以對而玄
蘇聞之必破膽而褫魄矣然後俟彼之輸其誠款

更遣他使我乃修好以待之則彼無可覺而我得應變之權矣不然徒以區區之口舌欲拒之則適足以激怒而挑兵矣且或彼虜不聽我言而必欲遣玄蘇景直則其意可知我 國雖待之一如其欲難免其禍矣寧守大義而力拒之然後且受其禍則天也奈何當玄蘇之來請假道也儒臣趙憲抗義陳疏請斬玄蘇義智之頭獻于○上國分手足于安南諸國其先見之明過人遠矣當時滿朝之臣無一言及此而竟貽猖獗之禍此非古人所謂一日縱敵而貽數世之患者乎嗚呼乃使玄蘇

義智得保其首領於當時而以致更逞其姦謀於
今日 殿下豈容再誤方今北狄之患迫在朝夕
倭虜之情亦甚叵測伏願 殿下更加思念焉噫
上有 聖君下有賢宰朝堂之上算無遺策而臣
之愚妄學未知方識不知務徒以膚淺之見仰瀆
天聽無埴埃之補而不勝感慨之至有懷必伸伏
願 殿下垂察焉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冒死
以 聞云云生子善慶 有遺訓曰以待子孫有凡躬一湖一嶺以守先墓
十一世諱善慶 字積餘蔭通禮院左通禮生五子
瀓瀹洛瀹瀁 瀹以先訓始居南原

節孝先生孝門銘跋 別附

道州進士李君光義踵余門致其鄉父老之語曰永樂年間吾鄉有節孝先生先生之孝行載在三綱行實中先生旌閭之銘實佔畢金先生筆先生事蹟之傳世行后亦良足矣顧先生歿殆二百餘載尚闕維樹之石且也節孝之孫有濯纓公有三足堂而當佔畢時則濯纓尚小況曾孫三足堂乎二先生之不見錄於其文固也乃者吾鄉人士謀刻孝門銘以寓吾鄉戀德之誠如又舉濯纓三足補諸顯刻奚啻于節孝有光吾鄉之小子後生咸知節孝之有此孫而濯

纓三足之有此祖也相率而戒子孫砥行立名世世
无忘玆豈非吾鄉之一大功令也汝其走京師謁膺
紳先生文敢以請余逡巡避席遜不敢當李君退而
復來者再覩其意不得文不返鄉也余遂感其堅懇
按其所操狀節孝先生生丈夫子六人知名者四人
第二郎卽執義孟孟生三子俱有文行次第取甲乙
科如拾芥長駿孫官直提學是生三足堂季馹孫郎
濯纓先生也濯纓受業於佔畢齋早以文鳴 成廟
朝闡大對世所稱中興策者其文汪洋放肆若注江
河所著濯纓集行于世性簡亢棘棘其秉史筆也直

書不能邪佞竟以此被東市之禍至今人讀戊午錄者無不泣數行下三足堂名大有字天祐 中廟初尚儒委任趙文正公公建議行賢良科清道郡以先生推上擢拜地部郎兼春秋至正言皆辭後寧遂原己卯冬禍作羣小誣罷薦科 仁廟末命復科先生與李灘叟延慶中翰林尊羡不就物論多之乃入雲門山築室于愚淵上號三足堂以壽卒曹南冥題其墓表曰辭句宏深勿勿乎其仁也言論激昂倜儻乎其義也可謂盡出三足堂人稟者矣其他羣行灼灼於薦目詳云噫節孝先生之孝感物之孝也物之鑑

者莫如虎虎且感其誠孝馴如畜狗况昭昭之天其
不降監於是而與之百祿哉多男至於六丈夫六丈夫
夫才且賢也則天之報施善人驗矣又况在孫濯纓
先生出焉在曾孫三足堂又出焉天地精英之氣發
毓於金氏一門至于三世奇哉奇哉或以濯纓之不
得死三足之不盡展布歸憾於天與時爲金氏會詛
之歎此則不然吾夫子不云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勇
士不忘喪其元溝壑亟元君子何病隨所遭而爲吾
所當爲固濯纓三足之能盡吾所受於天之理者在
詎不韙哉一時一身之不幸雖若天之導乎賢者爲

世之名永長存與天地不朽則其享何如哉芝蘭焚而後香聞膏燭滅埋而後氣騰吾於濯纓三足亦云道州之士旣俎豆此三先生越百年如一日又修前輩之未遑事以警一鄕俱可書也

大提學趙絅謹跋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七

請諡疏 疏首高靈幼學金相聞製疏進士金在田三南合疏○純廟庚寅二月日

右謹達臣矣段臣矣身等伏以崇賢奬節有國之令典勵世之要道是白齊慶尚道清道郡故吏曹正郎臣號濯纓金馹孫及其祖故南臺持平臣號節孝金克一及其姪故正言臣號三足堂金大有三賢道學文章忠孝節義咸萃一室擧世尊仰而至今照人耳目允合於 節惠之典是白乎所蓋馹孫以先正臣金宗直之高弟早年登第 賜暇湖堂校讐綱目而爲遼東質正官得小學集說而來我東之有小學集

說自此始焉爲功斯文不亦大乎噫當昏朝戊午竟
以史獄身棄東市時年三十有五至今說之者莫不
流涕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序遺集曰先生生乎程
朱之後與寒暄一蠹諸老先生磨礱浸灌則其擇之
精而無駁先賢臣南孝溫曰先生以稀世之姿有廟
堂之器論議之正識見之明可比於靑天白日先賢
臣曺植曰濯纓生有凌霜之節死有通天之寃觀此
先正先賢之言而馹孫之姿禀節行槩可見矣亦粤
節孝克一幼有至行事親極孝母疽吮血父病嘗痢
前後丁憂廬于墓側晨夕號哭若在始殯誠感殊類

至有虎馴之異事聞 光廟特命旌閭事在三綱行
實而一自親沒之後絶意世事潛心性理之學行誼
日彰鄉隣宗黨莫不薰化及卒鄉人私諡曰節孝先
生金宗直佔畢齋嘗稱曰其純孝實行可與曾閔顔
千載就此觀之克一可謂盡人倫之至而樹風聲於
百代者也至若三足堂大有孝友出天學問淵博
中廟改玉之初始除蔭職旋擢賢良科召以諫官輒
辭不就固窮自守樂而終年曺植又言辨局宏深匆
勿乎其仁言論激仰惻惻乎其義容容大雅討論經
史之弘儒佗佗偉表射御不遠之豪士好善而獨善

弘濟而自濟至謂之遯世不悶則儒賢贊美之盛於斯至矣夫一門三賢在古惟罕眞所謂德不孤而世躋其美者也建我 宣廟朝正郎臣駉孫 贈都承旨兼直提學持平臣克一 贈執義正言臣大有贈應教並 宣額賜享於淸道紫溪書院紫溪即三賢臣桑梓之鄉而從多士之請也其 宣額文若曰蔚爲國器夏瑚魯璠正氣不泯撑柱乾坤此駉孫之謂也有若曰行感神明化及雞豚猛獸且格來衛邱原此克一之謂也有若曰賢良策士善類是揆與棄何預時有亨屯此大有之謂也猗我 祖宗朝褒獎

三賢臣之舉非不盛矣而騶孫無嗣伯兄㫫提學臣
駿孫弟二子鼎監臣大壯奉其祀而子姓零替士氣
浸降未追上徹式至于今矣噫戊午名賢皆蒙加
贈易名之恩而獨以騶孫卓異之蹟尙稽 節惠之
典者豈非 朝家之闕典而士林之齎恨乎方今
睿聰臨下凡係儒賢之事褒隆備至臣等聞風遐遠
欣躍鼓舞褁足千里齊聲號籲於 蹕路之前爲伯
去乎伏願 离明俯垂鑑諒亟 命攸司上項金騶
孫特施嘉 贈節惠之典金克一金大有一體施以
加 贈易名之恩以彰 國家崇賢奬節之德俾伸

多士積年抑鬱之懷事伏蒙　睿恩之至云

再疏 疏首星州幼學李浚製 疏上同○同年八月

臣等伏以崇賢奬節有國之令典貤爵襃謚勵世之要道是白齊慶尚道清道郡故吏曹正郎臣金馹孫號濯纓即　成廟朝名臣也其祖故南臺持平臣金克一稱節孝其從子故正言臣金大有稱三足堂俱以道學文章忠孝節義爲百世之師表享一堂之俎豆今道州紫溪書院是耳以若三賢臣卓立之行尚未蒙加　贈易名之恩者豈不爲　朝家之闕典乎臣請據實而條陳之噫馹孫年十六遊文忠公臣金

宗直之門與文敬公臣金宏弼文獻公臣鄭汝昌爲道義之交伉勵奮發期以遠大及夫大闡衆望蔚然在湖堂十六年史筆直截動法春秋應 旨撰四十八詠跋藹然有納牖之意戀戀乎玩物喪志之戒而至鄭汝昌釋褐之日乃曰代我掌史者此人仍薦諭苑代之此可見淵源之正也爲遼東質正官得小學集說而來我東之有集說自此而始其於斯文爲功甚大嘗肄綱目校讎之役論議正直出乎等夷紫陽筆意熳然益明是以騶孫又配享朱文公於公忠道木川縣道東書院矣先正臣宋時烈廼於遺集弁卷

之文以爲先生生乎程朱之後與寒暄一蠹諸老先生磨礱浸灌擇之精而無駁文正之於濯纓推詡之如彼其懇摯則駟孫之節義道學無復餘蘊而其他先賢巨之語多有折節相下者號南冥曺植曰先生生有凌霜之節死有通天之冤號秋江南孝溫曰先生以稀世之姿有廟堂之器又曰濯纓之節義如青天白日就此而見之則節義道學之造詣槩可知矣

嗚呼戊午羣小黨惡之禍禍慘東市至今思之莫不氣塞而哽咽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亦粤克一生有至行母疽吮血父病嘗痢廬墓號哭誠感殊類至有虎

馴之異事聞 光廟特命旌閭昭載于三綱行實及
卒鄉人私謚曰節孝先生金宗直嘗稱以純孝實行
可與曾黔頡頏千載至若大有孝友出天學問淵博
中廟改玉之初經術才行爲文正公臣趙光祖之
所推詡薦拜持平不就旋擢賢良科 召以諫官又
辭不就固窮自守樂而終年曺植又云辨局宏濬勿
勿乎其仁言論激仰倜倜乎其義好善而獨善弘濟
而自濟至謂遯世无悶儒賢贊美斯其至矣噫一門
三賢在古惟罕眞所謂德不孤而世躋其美者也逮
我 宣廟朝吏曺正郎臣馴孫 贈都承旨兼直提

學持平臣克一 贈執義正言臣大有 贈應教竝
賜院額其宜額文若曰正氣不泯撑柱乾坤此駟
孫之謂也行感神明化及雞豚此克一之謂也賢良
策士善類是援與奪何預時有亨也此大有之謂也
猗我 祖宗朝褒奬三賢臣之舉非不盛矣竊惟戊
午諸賢皆蒙節惠之 典而獨以駟孫卓卓之節炳
炳之蹟尚稽易名之 恩者實爲士林之齎恨且駟
孫無嗣伯兄崑提學臣駿孫葛二子縣監臣大壯奉
其祀而子姓零替士氣浸降迄未 上徹矣今春御
駕旅 蹕路之前特蒙 達下稟處之 令而尚此

裁云議政府右議政鄭晩錫以爲金駉孫道義之醇正文章之灝噩冠冕當世膾炙中州此先賢所稱宇宙間閒氣而卓節竟罹奇禍其死也絶悲士林齎恨至今未已加 贈節惠儘合慰幽奬義之道而事係特例未敢質對伏惟 上裁云矣大臣之議如此
上裁何如
傳曰允

教旨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兼 經筵叅撰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行通訓大夫吏

曺正郎金馹孫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經筵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孫左賓客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者

[illegible]板有註

成廟之時正文章之灝噩冠冕當世膾炙中州卓節竟罹奇禍其死也絕悲士林齎恨至今未已加

贈正卿事承 傳

諡狀

金公馹孫戊午冤死之首也尤菴宋先生時烈序其

集略曰濯纓先生以文章節行冠冕一時不幸遭逢
燕山身棄東市禍延士林實祟於弔義帝一篇未知
佔畢齋之作此文何意先生之銘是文又何歟皆非後
學所敢窺測豈定哀微其辭事者非聖人達觀大用
則終不可師法而秉史筆者惟直是職歟先生宇宙
間間氣也其生也非偶然其死也豈人所能哉噫斯
言其盡之矣雖然自公昭洗之後旣 貤贈之又俎
豆之所以爲崇報者靡有憾矣惟謚典未及焉此
聖朝之缺事而學士大夫之恥也 上之三十年庚
寅秋三道儒生李浚等上言言之事下攸司吏曹判

書臣徐能輔請議大臣欲重其體也於是領議政臣
南公轍以爲金馹孫條被史禍而師友淵源百世可
徵文章氣義照耀至今加 贈正卿施以 節惠之
合崇儒奬義之道去而左議政臣李相璜右議政臣
鄭晩錫議畧同 上允之蓋公歿之三百三十有餘
年矣公於 中廟改玉之初首蒙復爵 顯廟朝
以筵臣言特 贈都承旨至是加 贈吏曹判書秋
啣如例公字季雲系出駕洛國王在新羅大角干庾
信以功業大顯而高麗之季有諱管仕至版圖判書
於公爲六世祖也曾祖諱滑縣監是生節孝先生諱

克一薦拜持平有至孝事載邑誌考諱孟文科執義
贈吏曹參判公以天順甲申生未弱冠聞佔畢齋
金先生宗直居憂密陽與仲氏翰林公驥孫往從之
得聞爲學之方而所磨礱而浸灌者即惟寒暄金先
生宏弼一蠹鄭先生汝昌也方是時我 成宗大王
尊尚儒術作興人材上自朝廷至于鄉黨彬彬
多宏博雅飾之士號稱 國朝盛際而夐然爲衆論
所推甫二十三中生員第一進士第二其冬擢文科
第三公之夙就由此可知明年出補晉州學官時仲
氏乞養監昌寧縣公爲便省毋許也戊申病辭己酉

以非罪幽金寧旋赦 召爲遼東質正官赴京師辛
亥又朝元正由龍驤司正選肆綱目校讐癸丑春奉
旨頒諭嶺南又 賜暇湖堂而前後践履今雖未
得其月日之詳大槩在翰林最久歷遍三司而末職
天官郎也歲戊午公新除內艱養疾於咸陽之鄉廬
而史獄起始公爲獻納疏論李克墩成俊互相傾軋
將成牛李之黨曁修 成宗實錄克墩管史事見公
史草書其穢行甚悉且載 世祖朝秘事欲因此爲
修隙地議于摠載官魚公世謙魚公愕然不應之乃
與柳子光謀子光陰險樂禍者也視以奇貨相與慫

恚於尹弼商等告公以誣　先王激主怒時燕山政荒性猜暴尤惡文士思因事一逞遂令金吾郎馳傳往拿公鞫之而別遣掩隸察道中遲速云今以野乘之雜出者考之公爰辭有曰貴人權氏事聞於貴人之姪許磐云有曰請復　昭陵事欲　聖朝行仁政云公嘗爲忠淸都事上疏請復　昭陵故也有曰後殿曲事昔在西湖也茂豐副正摠携琴相訪彈後殿曲其曲哀非治世之音故並及之云又問同議史草之人公曰旣輸情矣請獨死凡此事實皆得之斷爛之餘無以究其顚末而畢齋所著弔義帝文亦在史

草子先摘其語自爲註釋逐句解之曰某之惡皆宗昷誨而成之也其禍遂至滔天公先以大逆論處極律畢齋戮及泉壤而一代縉紳以名流爲號者誅竄殆盡即是年七月十七日也是日晝晦雨下如注大風起拔木飛尾都市人無不顚仆股慄儒林喪氣至足屢息學舍蕭然數月無誦讀聲而公所居前川血流三日云公嘗與鄭文翼公光弼受兩南御史之命同日辭朝同宿於龍仁之館公慷慨論時事語多激文翼屢止之曰言不可若是公奮曰士勛亦爲畢下之論耶遂一宵竟不相契士勛即鄭公字也南秋江

孝溫之言曰公眞稱世之才廟堂之器謀識國事是
非人物如靑天白日曹南冥植之言曰公生有凌霜
之節死有通天之寃野乘又云公倜儻有大節魁偉
有器局文章汪汪若河海在書堂著秋懷賦氣像於
此可見其立朝好盡言不避權貴云公所以爲公者
正在此而亦所以取禍也歟公於著述立草千言沛
乎無礙滯見者望洋中華人至以東國之昌黎稱之
每腹藁成磨墨滿硯一筆揮之不復視授之篋中經
累月始出而點化之或問之曰始起草猶有私意不
自見其當改久然後私意除公心生乃明知其醇疵

也其用工之精如此嘗與兩兄赴別擧欲以壯頭讓之公則不製焉伯氏遂魁仲氏聯之而後圍初場公醉眠曳白而歸中場亦如之至終場盡粘三場試券連數十幅而入考官問策以中興爲目而宋高宗齒焉公卷其題詒前曰宋高宗偸安一隅忘親釋怨乞和於犬羊豈與殷宗周宣並列於中興之主哉考官大慙改之公乘半酣揮灑日未斜矣榜將揭使人覘之曰第一名非我勿復觀果然其後靜菴趙先生光祖掌試得宋公純對策曰季雲後無此作公之爲世企慕又如此及殿試考官忌而置第二公恥之常以

坡公之居第二自擬焉足見公平日氣槩也配禮安
金氏參奉尾孫女無育伯氏直提學公駿孫次子縣
監大壯主其祀其凡三足堂大有命之也公葬始在
木川與夫人墓同崗而公墓後返清道之上北以從
先兆尹公鳳朝銘其碑而學者卽其舊居又建祠享
之禮堂之請宣額者廿[illegible]締宋先生浚吉趙公復陽
而郎官金公壽興也李公殷相撰侑文至以趨義之
勇有過黥賁正氣不泯撑柱乾坤賁之世以爲確論
公禀絶異之姿抱有爲之志蚤得賢師學有指授所
與交皆當世之選而妙歲蜚英翺翔乎珥筆撰經之

列清裁峻議傾動朝野不啻若珪璉之登廟鸞鳳之儀庭清粹之蘊於中足以格君彪炳之著於外足以華國進足以謀謨巖廊退足以領袖士林斯可謂河嶽英靈之所鍾聚而反以厄運乘之淫刑酷罰中途摧折千載之下聞公事者莫不掩抑嗚咽而不忍言不能不致疑於天道人事之際嗚呼殆非公一人所關也然而當時羣奸如墩光之類搆誣讒禍詡詡然自謂得計者或於其身或於其子孫皆不免刀鉅之典情狀畢露昭在史牒雖婦孺下賤皆爲之唾罵而公之一節秉亘不回彌久而彌彰磨滅不得則天人

之理信不外矣寅永先祖恭肅公亦以畢齋門人隆
史案今於公請謚之狀義不容辭略掇前輩記述之
可據者以備太常氏採擇焉

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弘文館提學原任奎章閣
直提學趙寅永撰

賜謚文愍 奉祀大社

博聞多見

曰文使民

悲傷曰愍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三足堂先生遺稿附錄

自遣五言一首七言二首

掐水仍蹴円水円無乃辱雖然亦何傷能清又能白

訥淵之水達愚淵欲訥如愚愚聖所傳漁釣十年來往

此愚於人事訥於言

即山而獵即溪漁漁獵非關獸與魚剩得溪山為我

有故憑漁獵送居諸

右三首短篇即三足堂金先生之詩也先生以濯纓公從子登趙文正薦科其淵源之正聲氣之應可見矣已卯以後獨免密網遠遯雲門雖罷科選

復　孝陵有名而深藏不出自號三足托意漁釣以沒其世其趣寄之遠明哲之識殆梅南昌郭有道之比而南冥優於乃叔之論可以俟百世也當其放曠徜徉嘯傲自適之時凡有所會一遣之詩已輒滅去不復留稿使金聲玉韻無傳於世豈先生屢閱世故深懲家禍不欲以文字之餘波復貽墩衮之遺燼而然歟惟此三詩獨不與烟雲銷沉而尚令邦人傳誦無怠一唱三嘆眞有不盡之意雖千載之下亦可想見其心事全鼎之味不獨驗於一臠而心齋一絶亦自不朽與叔也然則得先

生之志而壽先生之名者此三詩足矣文何必多

爲哉不佞適出宰先生之桑鄉緬仰高風益切景

慕而從其旁裔金斯文處章甫獲此詩而擎玩之

深惧其世愈久而並失之也附刋于澠稷集末而

因書其所感云尒

完山後人李顯行謹跋

重刊事實

先君子與三從叔雲谷公諱堡嘗恨 先集舊本有遺漏文字又恐板本多至刓缺合議重刊 命余祉性潭宗先生添入遺文校正編次及世系凡例登梓了録歲戊辰也重刊跋文未成不得印行後丁亥嶺伯趙公始述之宴 先誼之篤好也余

庸感焉

崇禎四丁亥春正月甲辰後孫秉玉謹書

[illegible]

人